



光荣的标迹

萧 玉 著

通俗文艺出版社

光 荣 的 标 志

蕭 玉 著

解放軍文艺丛書編輯部編

通 俗 文 艺 出 版 社

內 容 說 明

715. 12
727
新

这是一本短篇小说集，包括四个短篇，作品中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官兵生活、军民关系以及复员军人回乡生产的情形。“在前进的队伍里”写了一个缺乏群众观念的连长如何在指导员和战士们的感召下，纠正了自己的缺点和队伍前进。“手表和牛”反映了一位战士热爱群众的故事。“邢长德”通过两个军官，描写了先进与保守思想的斗争。“光荣的标志”是写残废军人武光复员回家后，和同乡的小伙子搬到赵家庵落户及其和自然灾害斗争的过程，作品中也描写了桂芳如何正确地处理了自己的爱情生活。

光 荣 的 标 志

萧玉著 董辰生插画

解放军文艺丛书编辑部编

封面设计：张文瑞

※

通俗文艺出版社出版

（北京香饵胡同73号）

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067号

宝文堂印刷厂印刷·新华书店经售

※

总号(文)0233 开本787×1092 1/32

印张2 3/4 字数 52,000

1957年7月第一版 1957年7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7,600

统一书号：T10023·213

定价：(5)二角

目 录

在前进的队伍里.....	1
手表和牛.....	19
邢長德.....	33
光荣的标志.....	48

在前进的队伍里

接連刮了几天台风，天阴得象要塌下来。我的心情，跟这天一样，又烦躁、又气闷，格格腾腾地不是滋味。

我参军八年了。从当战士起，一直到当連長，总想不起有哪里“二五眼”。論打仗，从沒胆怯过，腿上、臉上、腰上，負了三次伤，勇敢獎章、英雄獎章也有兩三个；論工作，几时也沒偷过懶，自从正規訓練以来，我熬日帶夜地从沒閑过一会儿；論学习嘛，看的書是少些，可是因为文化太低呀！虽說去年学了一年文化，可总是不够用……这能怪我嗎？这两天处理八班長胡奎的問題，指导員說我不够慎重，别人还贊成他的意見，真叫人想不通！我自从参军就在这个連，哪个人多輕多重，我摸的不次于拿秤称过。象胡奎那样的人，对他不严格点儿还行？王吉堂（指导員的名字），你到这連来才几天，你了解情况嗎？就知道发議論！哼！管你同意不同意，反正我是得把胡奎关起来，这是为了严格紀律！

我正准备叫通訊兵去找胡奎，指导員进来了。他滿臉帶笑地看着我。我把头一轉，沒理睬他。他却赶着走到我跟

前，說：“連長！咱們再談談吧。”

“還談什麼！我是連長，條令上清清楚楚地寫着，我有權利關班長的禁閉。”我沒好氣地這麼說。

“當然啦！建設正規化現代化的軍隊嘛，就得一切按條令辦事。可是，你不能把執行條令看偏啦！”

指導員這麼說，我听着可吃不住勁兒。我把桌子一拍說：“難道我當連長的連條令也不懂？”

指導員還是那麼站着，可臉也紅了。他兩眼深沉地瞅着我，好半天沒言語。我趁勁兒又說：“你是指導員，又是黨支部書記，支部的責任，是保證連長工作順利執行。可你，不但不保證我，反倒淨給我添麻煩。”

指導員臉上一点儿笑容也沒有了。他說：“連長！你這想法不對頭。”

嗨！又是想法不對頭。我更火啦：“你先看看你自己吧！別動不動就是人家想法不對頭。”

指導員朝我走了小半步，嘴皮一動，可又把話吞下去了。我不知他這時心裡怎麼樣，反正我這話刺的他可不輕。

我仍覺着奇怪，他為什麼就不讓我處分胡奎呢！難道一個班長，可以隨便不聽排長的話，耍耍小態度嗎？這樣馬虎下去，還成什麼體統！我喊了一聲通訊兵，小劉精神飽滿地答應：“有！”便跑過來給我敬了個禮，等待着我的吩咐。我一見小劉這神氣，心裡還敞亮點兒，這才象個樣子呢！

“去把胡奎叫來！”我吩咐小劉。

“是！”

小刘剛要走，指導員叫住了他：“等一等。”小刘兩眼直楞楞地瞅着我。

“執行命令，快去！”我又這樣地對小刘說。

“連長！我希望你還是多考慮一下。你對那件事的情況弄清楚了嗎？”指導員竭力平和地說。

“這是一碗水看到底的事，還有什麼不清楚！”

“不！你還沒了解到真實情況。我剛才到八班去了一趟，情況和三排長的報告完全兩樣。”

“完全兩樣！你向誰了解的？”

“八班同志都說是三排長的錯誤。”

小刘站在門口，樣子很為難。他瞅瞅我，顯然是在問我，到底去不去。我用手一指說：“還不快去，你停着干什么！”小刘才一轉身跑了出去。

指導員的臉，就象充血了一樣。他說：“連長！你打算把胡奎叫來干什么？”

“我要好好教育教育他。他能聽呢，那還可以原諒；他若不聽呢，我就關他的禁閉。”

指導員說：“教育是應該的，但不能這麼莽撞啊！”

我聽他這話，心裡更不舒服。我說：“得了吧，這有什麼莽撞的？”

看樣子，指導員也有些憋不住了，他的眉毛直動，十分嚴正地說：“我還是建議你再冷靜地考慮考慮！”

“用不着再考慮啦！我是連長，我自有道理。”

“你是連長不假。但我們領導的是人民的隊伍，這是黨



交給我們的責任。黨有權利來檢查和督促我們的工作。”

“我一心一意地為黨工作，還怕什麼督促檢查！”

“那好吧，今天晚上咱們開支委會來解決這個問題。”

“這件事還用在支委會上討論？我真不明白，你——”

這時，胡奎進來了。我腦袋里嗡嗡直響，實在沒有精神去處理他了。我向床上一躺說：“老王！胡奎的事由你決定好啦！”

二

支委會開了兩個多鐘頭，同志們發表的意見可真尖銳。表面上看，大家的火力都朝着三排長；其實呢，哪句話不刺

得我心痛！难道真是我对三排長的看法有錯誤嗎？……我做夢也沒想到，三排長竟敢顛倒是非地向我汇报！原来他和胡奎发生的這場口角是这样的：

前几天演习班进攻的时候，三排長发现八班战士刘喜子的动作不准确。他教了他兩遍，刘喜子还没学会。三排長有点火，真想狠狠地訓他一頓。可因支部一再号召克服訓練中的軍閥主义，所以就另想了个点子。他借口教学，叫刘喜子从小溝这边跳到小溝那边。一回不行，再跳，一气跳了二十回，把刘喜子累的眼看就要晕倒。胡奎在一旁看不过去，就和三排長說：“排長！这样做刘喜子受不住啊！”

三排長把眼一瞪說：“教練場上要严格，学不会就得另来，严师出好徒。”

胡奎嘟囔地說：“这样严格法，把战士累坏也学不会！”

三排長一听，挂起臉來說：“我这是教給战士本領，又沒打他，又沒罵他，难道不应该？”

胡奎說：“这比打罵还难受。”

三排長气得白瞪着眼，却沒能再說什么。

昨天擦拭武器的时候，三排長又去檢查八班。一看八班有几个人呆着沒动手，他就問胡奎：“为什么有人不擦枪呢？”

胡奎說：“擦枪布不够了，張玉青出去整枪布去啦！”

三排長沒好气地說：“就是你的問題多！現在正規化，日程上規定干啥就要干啥，沒有擦枪布，不能想个办法！”

胡奎說：“我們不是已經派人整去了嗎！”

三排長把眼一瞪說：“別廢話！我命令你們迅速擦槍。”

胡奎說：“眼時下擦槍布還沒整回來，拿啥擦？”

三排長指了指他的襯衣說：“實在沒布，把它撕了！”說完，便氣憤憤地走了出去。

胡奎也是個大粗氣，明明覺得這是排長來找他的別扭，氣頭上，便脫下了襯衣，正要撕成條，一想不對，又穿上了。

過了一會，三排長又去查，見還沒有擦，便又吹噓胡奎。胡奎不願聽，於是爭吵起來了。

三排長見到我，氣沖沖地說：“連長！我管不了八班長啦。”

我奇怪地問：“怎麼啦？”

三排長喘了口粗氣說：“這家伙，一貫反抗領導。我叫他擦槍，他不但不執行命令，反倒頂起我來啦！”

我一聽，心里也冒了火。這還了得！胡奎這人，平時工作倒挺好，就是脾性有點傲。逢事都愿提個意見，就象誰也不如他似的。這回他竟敢反抗排長的命令，非狠狠地教訓他一下不可。

三排長走后，指導員回來啦。我向指導員把這事說了之后，又告訴他，我要關胡奎的禁閉。指導員却一點兒也不着急地說：“老張！不能這麼冒失，還是再多方面了解下情況的好。”

我一聽不順耳，我說：“怎麼！三排長的話能不真實嗎？能不相信干部嗎？”

指導員還是平平地和說：“當然不能隨便不相信幹部。胡奎的態度當然不對。不過，三排長這人，在意識上確實也有嚴重的毛病。”

“得啦！又是三排長有毛病。你到這連里才幾天，對幹部了解嗎？三排長一直和我在一起打仗，一起工作。他作戰勇敢，工作負責，又服從領導，我叫他干啥，從不說二話。這樣的幹部，還有什麼嚴重的毛病？”我一向對三排長的印象很好，指導員那麼說，我當然很不舒服。

“連長！不管怎麼說，情況不了解清楚，還是不隨便處分人好。”

在支委會上，我把這情況完全弄清楚了！當時，我氣得渾身直打顫，朝三排長說：“宋玉合，你這是跟我搞的什麼鬼！”三排長低著頭，淚直流，他聲音很低地說：“我錯了！完全是我的錯誤！我請求處分。”

散會之後，我箭直回到自己屋里，心里直翻騰，腦子里一時想得無邊無際。三排長這幹部竟這麼糟糕！不過，也不能說胡奎沒有缺點哪！……我覺著昏昏沉沉，頭就象有抬筐大，身子也有點忽忽悠悠。幸亏開了支委會，不然的話，我不是要犯錯誤嗎？

我覺著丟了臉，我越想越别扭。雖說有些事指導員辦得對，可總不如我一个人說了算更痛快些！

指導員匆匆忙忙從外面進來了。他一進門便解皮帶，把“五一”手槍挂在架子上，朝我說：“還沒睡嗎，連長？快睡吧。按日程表規定，明天是步槍基本射擊第一練習示范射

击呢！”我似理不理地說：“日程上是啥就干啥得了！”

指導員橫坐在床沿上，一面解着扣子，一面說：“听营里說，九連昨天練習示范射击，几个人打了，成績都不太好。明天一早，我們是不是要研究一下？”

一听他說这話，我又煩啦！心想：我做事儿时馬虎过？嚕嗦这个干啥！不信你瞧吧，保証射击成績不能差了，不是全团第一，也能全营拔尖！便說：“研究就研究吧！”

指導員还是用商量的口气說：“連長，明天就准备叫張玉青和李四九他們示范嗎？”

我懶声懶气地說：“是啊！这些人我了解，一九五〇年打靶，都是二十四环以上的优秀射手。”

“我到这个連時間不久，对情况了解的也不透彻。不过我剛才去和胡奎談話，胡奎又提了个建議。”指導員說。

我听着，心里不禁又跳了一下。胡奎这家伙意見就是多，他又是啥意見呢？

指導員繼續說：“当然，胡奎的意見也不一定对，不过还值得考虑。他說張玉青恐怕打不好，不如刘喜子有把握。”

我沒等他說完，就猛地坐了起来說：“刘喜子！簡直是笑話。一个參軍不到一年的新战士，干啥事儿都笨手笨脚，他能做示范？这是胡謔八扯！”

指導員說：“不过，下面的意見，多考虑考虑沒有坏处。”

“沒有考虑的价值，我沒有那么些閑心思。”我說完又躺了下来，蒙上头睡觉。其实，哪里能睡得着呢！

三

火紅的太陽從海里升起來了，早晨，操場上的景色格外美麗。東面是汪洋大海，無數的漁船影影綽綽，象些小黑點兒；北面是個不大的樹林，樹林里的椰子樹雖然不多，卻比別的樹高出一頭，張着它那大葉子，象給其他樹遮蔭涼一樣；西面小山坡上，駐村叫樹遮了個嚴實；南面平地上，稻花香噴噴的。多麼可愛的地方啊！

示范射擊就在这里開始了。真出乎我的意外，李四九這麼個優秀射手，竟然三槍都落了空！我氣的不得了，拿起槍要親自示范。凭我，我雖稱不上神槍手，戰鬥中却也親手打死過不下一百個敵人。這麼一百米遠的射擊，還有錯嗎？

“砰！”第一槍出去了，但只中了三環！這是怎麼回事呢？我又打了第二槍，兩環！我心里氣憤得要命，第三槍更寒傖，吃了燒餅！

我渾身上下就象火燒的一樣。一個連長打不及格，這不是在戰士眼前丟人？我一心指望張玉青給我露露臉。張玉青第一槍打出去，中了八環！八環，這樣打下去，三槍不是二十四環嗎？我說：“張玉青沉住氣，繼續射擊！”可是，他第二槍僅僅中了四環。第三槍呢，跟我一樣，也是個雞蛋！

我簡直象霜打的大麻葉，軟綿綿地沒了力氣。本來還有兩個人要示范，我却堅決地說：“停止！”

這時，胡奎却鼓動劉喜子說：“怎麼樣，你泄勁兒了沒有？”

刘喜子說：“連長和張玉青都沒打好，我怎么行呢？”

張玉青吊喪着臉，对刘喜子說：“行！我后兩枪沒打好，就是因为沒按新要領。头一枪嘛，心平气和，照着和你練的那个法子一样的打，打了八环。可我心里一动，想：‘用这新法打八环，那照我的老法打，不是十拿八穩地可以中黑心嗎？’所以这第二枪我就又用上了‘引枪击发’。沒成想，却比头一枪中的环数少了一半。我心里慌了，就又赶快用新法，結果这第三枪是老不老，新不新，新老杂拌，吃了燒餅！”

胡奎說：“我說嘛！你別总舍不得你那老經驗，一来現在用的这枪与过去不同，二来，也是最要紧的，現在射击受時間限制，必須按新的要領干才行。”

張玉青說：“反正是沒打好，这一下可狠狠地砸了我一棒子。哼！下回再說。”

胡奎对刘喜子說：“这么說，你沉沉气，按着平时練的办法打，我看至少也能及格。”

刘喜子說：“兴許能打及格。”

胡奎說：“我去向上級建議。”

一会儿，指導員过来和我商量，叫刘喜子打三枪看看。他說：“示范射击嘛，本来就是研究經驗。他如果打好了，咱們可以把今天的射手召集起来，开个座談会，找找經驗。”

我本来預备說不行，但是为了把訓練成績搞好，我覺着指導員說的有道理。可我总不相信，刘喜子能比張玉青打得好！我含含糊糊地說：“試試吧！”

刘喜子奉命从队列里大步地走了出来。他挺着胸脯，甩着胳膊，看神气可叫我心里欢喜，这多象个样子。我問他：

“你有把握嗎？”

“报告連長，我有把握！”刘喜子回答得挺脆。

全連几百只眼睛，都瞅着走上射击台的刘喜子。看大家的神气，都挺紧张，不知是在給刘喜子担心呢？还是祝賀他的成功。

“砰！”头一枪打中了七环！

“砰！”第二枪打中了八环！

“砰！”第三枪打中了六环！

天哪！这是怎么回事呢！一个参军不到一年的新战士，竟比我这連長打得都好！我心里說不上是高兴还是难受，心情游游蕩蕩地象沒有着落。本来，我應該和刘喜子握握手，祝賀他的成功，但我也沒有这样做。

“連長！我看把部队帶开，分头开座談会。叫李四九、張玉青、刘喜子把自己射击的思想、經驗談一談。”指导員向我建議。

指导員这話倒也在理。但我老觉着臉上火辣辣地。我沒精打采地說：“行啊！开就开吧。”

我心里乱的不行，照直地回到了宿舍，一头倒在床上，簡直象得了病一样。咳！这两天是刮的什么风？我怎么就这么不順气！

我在心里叫着我的名字，一个勁地問着自己：这是怎么搞的？我一直是在这个連隊長大的。我天天忙死忙活，半夜

里还在做教案，准备课程，还不是为把连队搞好！一会儿，我又想到了胡奎和三排长闹意见的问题。胡奎的影子闪上了我的脑子。这个人，干起工作来，是肯费心钻研，踏踏实实。可就是他那个嘴，没轻没重，动不动就是意见，我看他就是有点儿抗上，不能光怪三排长找他岔子……可三排长这个人，我怎么也会不了解他呢？……我越想越乱，闭上眼睛就象看电影一样，以往的事，一个镜头一个镜头地流过去。我的头晕疼起来，浑身也发冷，……我真的病了吗？也好，趁我到卫生营去休养的时候，整理思想也是个机会。

四

我到卫生营，一晃过去十几天了。我这两天瘦得两眼都凹下去了。心里老惦念着我的连队。不知怎么的，一到天黑，指导员啊、胡奎啊、刘喜子啊、三排长啊，这些人的影子，总在我脑子里打转儿。好象条麻绳子一样，把我缠得紧紧的：

“指导员这几天，一定会忙得够呛！他会不会向营里谈我的缺点呢？”

“胡奎不知道和三排长的关系好了没有？”

“三排长怎么样？他能不能进一步认识自己的错误，彻底改正呢？他能改正错误，终究还是个得力的干部啊！”

“连里的训练怎么样了？我不在，训练能搞得好吗？”

一想到训练，我就想急着回连队。说实在的，我真怕训练掉了队，因为我是连长，搞不好，与整个连队，与我这当

連長的有很大的关系啊！

我正在胡思乱想，看护同志給我送来一封信。一看信皮上的字，我就猜着是指导員写給我的。我接过信来，心里跳得挺厉害，他这封信上，写着些啥呢？实在說，我拆这封信的时候，手指头还有些颤颤呢！

老張：

离別十几天了，你的病好些了吧？吃飯和睡覺都挺好
吧？想念得很。

自你走后，咱們連的訓練，自然是受到不少損失。第一
射击基本練習打完了，冲锋枪和机枪还都及格，唯有步枪，
成績不好。从我們召开的几个座談会証明，我們在射击教学
过程中，不透、不合規格。不少老战士存在着严重的保守思
想，有的对背步枪，思想上还打不通。就象張玉青，他感觉
他是个老同志了，为什么不叫他背冲锋枪呢？他怀疑这是上
級瞧不起他，因此在平常練習当中，也就不大起劲儿。这些
都說明了我們的工作还不够深入，特别是思想領導工作，还
缺乏力量。这應該由我来負責任。

最后告訴你，三排長自从那次支委会以后，营里教导員
又找他談了話，現在有了很大进步……

祝你早早恢复健康，归来和我們一道工作。

此致

敬礼

王吉堂 ×月×日

我一气把这信看了兩遍，心里說不上是个什么味道。我
仔細地想了一下，王吉堂这个人，我还实在有点儿摸不透。